

们图书馆学界独家的任务,各学科都有自己的-份责任。但是,知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与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分不开的,而且图书馆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础。我们的大学图书馆学系应该在这一研究中起领头和骨干的作用。

第二点,是关于建立知识信息中心的问题。既然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都是传递知识信息的工作,两家联合起来就有着共同的基础。目前,我国图书情报体制极不统一。虽然我国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的建议已提出好几年了,但两家终未能实地联合起来,其关键固然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同时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将图书馆置于情报所之下,无疑会降低作为知识信息工作基础和主体的图书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忽视基础工作,并从而最终影响到情报工作;将情报所原封不动地置于图书馆的领导之下,也未必合适。但是,图书情报的大联合乃是

社会的需要,势所必然,我们总不能看着都是从传递知识信息的图书情报工作长期这样分离下去,不能看着一个统一的知识信息资源永远分裂为二,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老是不能集中统一使用,使事业受到损失。我想,我们应该联合,而且应该实现真正的联合。我们应该打破各自的原有体制,围绕传递知识信息这一总任务以及工作的总程序建立我们的新体制。新体制可考虑以下几个环节,即:①采购与交换;②分类与编目;③存储与检索;④参考咨询与定向服务;⑤翻译与编辑(文摘、快报、题录等);⑥书刊借阅与读者辅导;⑦情报网与情报交流;⑧情报研究。各环节互相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各研究单位的综合的知识信息中心就建立起来了。

以上仅为个人的一点粗浅看法,抛砖引玉而已,望各位前辈和同行,不吝赐教。

来函照登

阅读了《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3期中国林业科学院图书馆彭修义同志“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一文后,我感想很多。20几年前,我与彭修义同志在大学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我曾在全国重点工科大学图书馆工作十二年,后又调到医学院工作七、八年。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作为图书馆专业干部,各方面知识必须要丰富,才能够胜任工作。

其一、今天科学的发展和图书馆资料积累的飞跃发展。

其二,知识学与图书情报学的亲缘关系极为密切,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知识学”的研究,以便使我们的工作与科学的发展和图书资料的积累相适应。

彭修义同志在文章中提到:“我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实在薄

弱,那种科技概念式的课程实在令人沮丧,那种浅尝辄止的培养学生方法实在误人子弟,它不适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它对具有旺盛精力和强烈求知欲的青年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和挫伤。”

的确是这样,象我们这些从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又工作近20年的人是有切身体会,也最有发言权。

最近几年,为适应图书馆事业对干部的需要,全国不少大学新办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由于教师力量不足、专业教学人员应用不当等等原因,据我了解,给学生开的课程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哪一套,有些甚至连这一套也开不全,假如这样下去,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又怎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呢?

这不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

衡阳医学院 谢群宗